天特不好和生不便在京已有禁約任都察院還行與南京內外大小衙門知道令 聖古近来有等官員不畏律禁不往往徇情互相嘱託出入人罪及畏懼權勢合發於賄賂完 飲奉事弘治元年四月內該都察院右都御史馬 明律內一致几官吏話色人等曲法屬託公事者答五十但獨即坐當該官 論若官吏不避監臨勢要将獨託公事實跡赴上司首告陛一等 钦此除欽遵外臣等竊惟屬託之名事雖若小獨託之事害 吏罪三等自獨託己事者加本罪一等若監臨勢要為人屬託者好 吏聽從者與同罪不從者不坐若事已施行者找一百所以罪 難者母屈無伸財富者僥倖得免政事以之而魔雜軍民由是而 實甚大勢要獨之官府聽之類倒是非在此出入人罪在此首 百所枉重者與官吏同罪至死者減一等若受脏者並計脏以枉法 抑小民致 隱不等具奏的或體得出或被人奏發都治以重罪不饒飲此 重者官吏以故出入人罪論若為他人及親属屬託者减官 題次都 来處治容情嘱託容情不刻禮以重罪不饒飲此 後敢有似前嘱託的不拘內外大小官員該衙門就指雪奏 弘治元年五月初日都察院為禁約嘱託事产部尚書李 禁約南京內外大小衙門嘱託 禁約嘱託公事 節該飲奉 等

大祖高皇帝混一海宇定為律定而於獨託之條九加詳焉但獨者雖輕即坐受輕

者從重而科末復以首告性等論之深盖深思獨託之人聽從官中

飲人首出而加之以罪也當時臣民格導達于所以刑清政策也看言言

天心震怒災異迭與水旱災傷皆其所召其為害也豈沒沒哉肆我

怒讀以致

太祖之法則 太祖之心行 太祖高皇帝立法雲訓之意手體 王心乎其郎 祖宗俱有成憲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務要遵守不許狗情互相屬託 聖古朝廷政事 皇上出震維離體元居正發正施仁不可舜紀近該太監軍 王言乎又不日 武 奏法都治以重罪不饒飲此致過臣聞之臭不日大哉 的送與朱顯奏来處治若容隱不等且奏或依察得出或被害之 追今百二十年 法度 寬弛臣民縱肆 有虧公道敢有寫帖子屬託係內官的将帖子連人送楊賜於官 律條雜設同肯遵守獨託之害復甚於前日矣洪惟 傳奉

太祖威令復振於

聖旨 皇上復慮南京亦有此弊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馬 奏處治外至今衙門肅清無敢復蹈前非者

給音下獨託舜息間有三無知者臣等将帖子連人送太監

楊鵬

處具

日矣天下臣民何其幸熟伏自

祖宗設立衙門各有職掌為官的都要遵守法度近來有等官員不 不顧公道及畏懼勢權貪聽賄賂冤枉小民以致 畏律禁往往狗情互相屬託出入人罪甚至無文弄法

天時不 和 好 生 不便在京已有禁約任都察院還行出南京內 衙門知道今後敢有似前屬託的不拘內外勢要大小 外大 一月

員該衙門就指實奏来處治如容隱不奏南京科道官 斜刻若科道官屬託及知有屬託容情不刻一體治以

聖諭必皆守奉 聖古事意通行南北直隸及天司府衛所州縣大小衙門知道今復 勃都察院備云 公而政事脩矣两京已有肅清王於天下諸司其樂左多若不通行禁約 重罪不饒钦此致遵南京內外大小衙門 務悉從公道而行不許聽從屬託受則納點虧在小民如 則官吏欺公愈甚軍民受害無伸四海不得求清矣合無乞 恪導

以重罪如此則官知守法民不被害天法度歸 按按察司官知而下舉或体訪得出或被害之人告發一體治 禁治容情不舉巡撫巡按及按察司官舒察擊問巡撫巡 有權豪勢要本土刀民挟制嘱託指實申達合于上司

聖旨是欽此 祖宗政事可行矣縁係禁約事理具題奉

一件陳言利國安民便益天下疏通血脉動法等事弘治二年 勢豪屬託官府買對本犯問罪鈔貫沒官聽從者以在法論罪

准通行天下司府州縣及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嚴 等題

四月内产部尚書李

奏司府州縣官員受獨聽從者以枉法論 獻賴轉相屬託賣動者就便問如律将動及官干碍職官營泰 加村下約察切緝訪但有內外勢要及鄉官之家年男家人投書

禁止嘱託公事

制陳言脩省事河南清吏司察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祠祭清吏司祭呈 禮科抄出本科左給事中夏品題稱節該致奉 弘治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尚書白 等題為應

聖旨該衙門看了来說欽此欽遵抄出呈部除圖治本等事另行外所據遵 粉諭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與革者條陳来開欽此欽遵謹具六 事開坐具題產